



名家走笔

榆林记忆

■ 商子雍

西北大学文学院周燕芬教授馈赠两本著作,当然要立即拜读,并发了一条微信表示感谢:“正在阅读大著,两本书都让人喜欢。谢谢!”周教授回复道:“您辛苦,随便翻翻就好。其中一本书是旧书,写的内容您这一代都亲历过,顺便奉上。”看来,新近出版的散文随笔集《燕语集》,才是燕芬教授最想示人的,但我首先阅读的,却是10年前问世的与胡风有关的旧作《因缘际会》,所获颇丰。

周教授在回复中张口便言“您辛苦”,让人倍感温暖。的确,以我这样的耄耋之龄,尽管依旧践行“我读书,我思考,我写作,我快乐”的生活理念,但因读书、思考、写作而快乐的过程,已经是非常随意了;认真、而绝非漫不经心地阅读两本共计50多万字的著作,的确有点几辛苦;至于回复中的“随便翻翻就好”之谓,周教授的意思当然是说“随便翻翻就可以了”,而我,却希望是“随便翻翻就有好文章”——事实也果真如此,《燕语集》的第一篇《我心目中的榆林城》,就反复读了好几遍,并引发出自己对这座陕北名城的诸多记忆。

对长期生活在西安的我,以及我的家人而言,很长时间内,榆林在我们心目中,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遥远而又陌生。直到1971年,舍弟商子雍背着简单的行囊,和同时从医科大学毕业的夫人(那时他们还没有结婚)一起北上

榆林,在靖边县杨桥畔公社卫生院开始他们的悬壶济世生涯时,这个自己从来不曾去过、甚至极少说到和想起来的地方,才成为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一种牵挂。这以后的十好几年里,子周从公社卫生院到县医院、再到地区中心医院(位于绥德县);从医生一步一步成长为科主任、副院长,还养育了两个可爱的女儿——榆林对他有大恩!

承受榆林恩惠的,又岂止子周一人!在那个食物匮乏的岁月,诸如黄米、土豆、羊肉、胡麻油这样一些榆林特产,虽然只是偶尔出现在身在西安的我们面前,但全家人在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层面受到的巨大慰藉,真是很难用文字表述!

就这样,在对榆林牵肠挂肚长达10年之久以后,身为西安一家文学月刊小说编辑的我,承担着去陕北组稿和讲课的任务,第一次踏上了榆林的土地。

已经是40年前的旧事了,当时,很多年来想象中的榆林一旦真的呈现在眼前,让我产生了怎样的感觉、留下了何等的印象,本来早已淡忘,却意外地在历经了40个冬去春来以后,被周燕芬教授的美文唤醒。祖籍米脂,出生在清涧,9岁时随父母迁居榆林,并一直生活到18岁高中毕业,才前往西安继续求学的周教授,是这样描摹自己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的榆

林城:“古城城墙环绕中的青砖街道,错落有致的楼台亭阁,以及民居小巷和京式四合院,透出古朴而灵秀的城市韵味。”——古朴而灵秀,榆林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也正是如此啊!不过,以1981年的第一次榆林之行而喟叹,后来又好几次来到这个小城,榆林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一次又一次的让人耳目一新;但同时让人扼腕的,是这个城市古朴而灵秀的韵味,却似乎越来越淡了。我承认,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在我们每一次获得新的美好的同时,总会有一些旧的美好不得不离去;但旧有美好离去的速度能不能慢一些、能不能不要消失得干干净净呢?改革开放以后,我先后两次去维也纳、萨尔茨堡,中间相隔20年,让人惊奇的是,20年前和20年后,这两座城市的在外形象,竟然基本没有变化(内涵则不断发展进步)。一代又一代先民含辛茹苦、殚精竭虑给我们留下来一个有个性的城市,不容易,作为后人,别总想着破字当头、大破大立;而如何把那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尽可能完整地保留下来、传承下去,也许才是我们在推动城市发展时首先要考虑的事。具体说到榆林,我太想去过那种青砖铺就的小街了;今天的榆林人,生产或购买更结实、更漂亮的青砖,来建造步行街和某些背街小巷的路面,怕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吧!

第一次来榆林,那里的美女,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刚在军分区招待所安排好住处,一位早就有书信往来的《榆林报》记者便来造访,几句寒暄过后,他建议去歌舞团看演员排练:“我们榆林的女娃娃可漂亮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更何况榆林出美女早已名声

在外;只是席不暇暖,即趋色而动,是不是多少有点那个?我推辞道:“昨天晚上看了延安歌舞团的演出,你们这儿的排练,就算了吧!”不料这位记者立即回应:“延歌的女演员大都是榆林下去的;不过,最漂亮的女娃娃还是在咱们这儿。”读周教授的《我心目中的榆林城》,我发现,对自己城市里的美女充满信心的,绝非只是前面提到的那位记者。周教授写道:“印象中的榆林街头,总是有漂亮风情的年轻女子来往走过。”我在榆林短短几天,感觉亦是如此。不过,漂亮的外形(包括面容和身材)起决定作用的是遗传和基因,而风情,即周教授所褒扬的榆林女子“柔曼如水,钟灵毓秀的气质”,则完全要仰仗自身的养成了。曾经有长达10年的时间,当时还不算太老的我,几乎每年都会给各种选美大赛当评委,在比赛现场发表评委感言时,常常会对台上的佳丽们进言:“漂亮的女人不一定可爱,可爱的女人一定漂亮。”榆林的美女之所以让人赏心悦目,想来也一定是因为遵照着这样的路子内外兼修的结果。

当年,有这么一句坊间俚语:“穿的阔,走的快,肚子里一满酸白菜”,对榆林美女进行并无恶意的调侃,令人禁不住莞尔。在物流尚不发达的40年前,酸菜倒是榆林人在漫长冬季里的主要副食,但这绝不意味着榆林人的伙食单调而寡味。前面提到,第一次来到榆林,栖身之处是军分区招待所,这是因为早年在一所中学教过的一个学生在军分区工作,招待所归他管辖。适逢一位籍贯佳县的老将军携家人回乡探亲,也在这里下榻,招待所所

长就安排我和他们一起用餐。两大桌,我的位置当然是在北京来的陪同人员和榆林当地的接待人员那一桌,但显然所长并不曾向他们告知我的身份,于是开饭以后,榆林人以为我是北京来的,而北京人又以为我是榆林土著,纷纷敬酒。酒,我只管喝就是,只是对他们敬酒时说的那些客气话,却不好作答。好在很快他们就明白我不过是来自西安的一介文化人,于是酒照样敬,敬酒词却变得非常得体,无须我为难了!

回过头来审视,那几天的一日三餐,实在是家常的可以、简朴的可以,但同时也很丰富的可以、适口的可以。过去我吃过的、没吃过的,听说过的、没听说过的陕北美食,满满登登一桌子,让人吃不胜吃,一吃难忘,以至于后来陕北餐饮大举进军西安市场时,我立马成为忠实拥趸。再往后,一家熟悉的陕北餐馆请我写一则文字,这当然义不容辞,不过,坐在电脑前,首先在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几十年前沾那位佳县籍老将军的光,在榆林军分区招待所享受美食的情景,于是欣然敲字——

荞麦园所经营的是荞面和陕北饭食,是一个让客人拿起筷子来就会由衷产生“到家了”这种美好感觉的地方。当然,家常饭是永远算不上人间至味的,但家常饭却肯定是任何一个人一生一世也吃不厌的饭;更何况荞麦园所经营的是那种提升版的家常饭,在平易近人之中透着高贵雅致,让人格外喜爱……

看来,我与陕北美食结缘,是从40年前的第一次榆林之行开始。

榆林!榆林!

诗意人生

我静静地望着静静的你
你静静地望着静静的街道
暗淡的霓虹灯与清冷的月光
轻轻地洒在你的身上
今夜 因为疫情
你没有心情再吹奏
那醉人的歌曲

我静静地望着静静的你
静静地望着你头顶上
手执神笛骑着神鹿的神女
却听不到呦呦的鹿鸣与
悠扬的笛声

正当
你静静地望着静静的千年古都
逆行者铿锵有力的步伐
蓦然惊醒了沉思的你
于是 神女手捧长笛
英雄的赞歌
吹了一曲又一曲

我静静地望着静静的你
你静静地望着逆行者的背影
发现 他们才是最美丽的风景
他们才是时代的主旋律
如你一样日日夜夜矗立着
守护着 温馨的家园

(作者供职于陕西省高速公路路政执法总队第一支队)



絮语轻谈

第一次看到石莲,是在一个同事的家里。当时她邀请我们几个到她家里去吃饭。在准备饭菜的空隙,我看到她阳台上养了有好些花,就禁不住凑过去想看看都是什么花。

有一盆花,叶子肉嘟嘟的,不是很绿,表面有点泛白,或五六片一簇,或七八片一簇,好像一朵朵盛开的莲花一样,我忙问她是什么花,她说是石莲。我说它是不是不开花,所以才叫石莲。她说没有听谁说过见到过它开花。

不知什么时候,我也植了几株石莲的小苗。看着一天天的肉肉在长大,一朵朵的肉叶子变成了一朵朵肉花。有一天我惊奇地发现,每一个掉下来的叶子居然从根部长出了几根白白的小须根,有些甚至长得有四五毫米之长,努力地想要去触及土地,去扎根,生命力如此之强!于是我就想帮帮它,让根部挨着土一些,还把最底下几片叶子摘掉,平放在盆花的空隙处,一年多的时间,居然发了满满的一盆。

我会时不时把弄一下它,欣赏着它的每一簇叶子和每一朵“花”。

说实在,它并不起眼。没有靓丽的形状,也没有漂亮的颜色。有些人不喜欢不开花的花,觉着养着没劲,没有成就感。可我却从心底里喜欢它。喜欢它顽强的生命力,它的每一片叶子都是一颗种子,如果谁不小心碰掉它的叶子,它也不会就此枯萎谢世,而是又从叶子根部生出一堆堆的小肉肉,蓬勃且不娇柔。喜欢它不用很精心地照顾,它不像别的花要很细心地培养,对土质要求也很高,还要时不时地施肥浇水。只要种下它,偶尔浇点水就行,甚至一两个月不浇水它也可以生长。喜欢它生命的状态,刚生长出一个个小嫩芽时,就为人们呈现出一朵朵的小花,很是难得呢。

它朴实无华,顽强而不娇贵,我欣赏这样的花,如同欣赏这样的人一样。

如此,静静地过了一年多,盛夏的一天,我发现从两个顶端的叶子中间各长出一条细细的枝蔓儿来,过了几天,细

石莲

枝上有小叶子长出,一天天长高长大,我在心里暗暗嘀咕,这怎么长得和之前不一样呢?

它就这样静静地、慢慢地长了几个星期,后来,竟在枝蔓的顶端长出比叶子瓣数多且漂亮的肉肉,就像是人的两手作揖时手里握了个鸡蛋一样,有黄豆般大小,四五个聚簇在一起。哇!这不是它的花苞吧?它居然还会开花!这太令我惊讶了!

在期待中又过了一个多星期,它真的开花了!我很激动地看着它,花瓣和叶子是一个颜色,花心有淡黄色的蕊,一簇四五个同时开了,拥挤在一起甚是可爱。

我连忙拍下几张照片,很骄傲地发到朋友圈分享。果然,有好些人问我,石莲也会开花吗?并纷纷为我点赞。就连一位五十多岁的同事都在评论区写到:真的是第一次见。第二天还专门跑到我办公室来看它,让我惬意了好一阵子呢。

后来的日子,蕾径一直往长了长,边长边结蕾,一直开着,一根花蕾蔓上足足开了十好几朵花,足足开了三个月之久!到最后,先开的都已经败了,后长的还在默默绽放,我在想,这是何等力量支撑着它的倔强不屈,顽强拼搏。

努力生长绽放的石莲,没有牡丹那样的花开富贵,没有芍药那般的无格妖娆,也不像昙花那么的一瞬惊艳,它只悄无声息地开,不吵不闹,默默坚持,静悄悄地独自美丽。

我是何等有幸遇到了石莲,而它也没有辜负我的喜爱,让我一饱眼福。或者我应该感谢它的信任,它的盛开改变了我对它的认知,这份厚爱让我乐享不疲。

多年来,我养过很多花,且总有一盆是石莲。

世间万物皆是如此,你善待我,我必不辜负你!

(作者供职于铜川市第一汽车客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杂碎汤

古长如夜”,开人类精神“最高的花朵”,优美、芬芳、高洁、永恒,成为人类精神的坐标与明灯。

现实中,我们多瞩目也常自鸣得意于现代世界科技进步,有宇航员,探月者,频频突破创新领先各项成就而欢欣鼓舞,某种程度上,古往今来,那些旷古的非凡卓越青史留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们不正如人类精神境界的航天员、探月者,苦心孤诣上下求索,克服自我与人类自身的重重局限,突破传统与现实世界认知的道道壁垒,在那人类头脑未至处,思想荒漠真空地带,披荆斩棘开疆拓土追根溯源探幽寻微,开辟创造人类精神新的疆域、天地与高地。

前面谈话中提及慷慨好意的领导“有用”“实用”之论之问,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莫如精彩的被引用流传甚广的梁启超一封家书所答,“思成来信问有用无用之别,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开天辟地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

人类精神最高的花朵

最高的花朵”,他们和他们的世界。那勇敢无畏追求形而上世界的智者贤者,他们在现实世界之外还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虚用的理想的想象的诗意的世界,让我们脚踩泥泞,仍能抬眼望蓝天白云;身处沉重,仍能御风飞翔,得轻盈自在。

拥有这个与现实并行并用的精神世界,它为我们的心理,打开一扇窗,一扇门,透进新鲜空气,光和亮;它为我们提供一种角度和视野,让我们不仅盯住眼前,盯住别人,盯住物质利益算计攫取,还学会跳脱与抽离,仰望与俯视,审视与内省,学会望向自我,望向内心;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生命、人生的样本,人除了浑噩糊涂麻木地活,还可以拥有清明澄澈丰富阔大,对于美好与高尚,“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在日复一日如水平淡的日子里,以生活磨砺修炼,不断努力,无限接近。

淡泊努力,专注些无用。在我们还活着时,莫被那看似琐屑细微又巨大生猛的世俗生活的滚滚洪流,无声无息不知不觉地一点点淹没吞噬埋葬。

(作者供职于陕西交控西潼分公司)

致「鹿苑神曲」塔

陈嘉映某次访谈。他说,一位领导曾问他,你说说哲学能为咱们国家做什么,我来支持你们!陈嘉映如是答,我不知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雅典做过什么,如果说做过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还知道有雅典。我的问题一般都是反过来问,雅典能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做些什么?他们是“人类精神最高的花朵”。

哲学家讲话风格客观冷静理性平和,不带夸张与偏激,陈嘉映这句“人类精神最高的花朵”言语形容,却如宽阔平静的水面突起狂风巨浪,令听者震撼,又充满了诗意与美,让人看到哲学家冷静理性外表下蕴藏的对热爱追求事业巨大的激情、骄傲、崇高感,遗世而独立。

大多数世人,终其一生都陷溺在现实物质的利益的物欲的世界苦苦挣扎无以自拔,只有极少数人,个人,漫漫长历史芸芸众生,那寥寥晨星者,他们以超凡的天赋才智,广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艰苦的修为,锲而不舍孜孜以求,超越自我,超越现实世界的利益桎梏,抵达了常人思想智慧不能至的广度深度与高度,“天不生仲尼,万

人类精神最高的花朵

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

庄子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世人多蒙昧,又焉知“无用之用乃为大用也”。或许“无用之大用”正因其“无用”——在世俗者眼中并无那具体而微的功用,可为自己换取什么捞得什么切切实实可见可量的利益好处——才能不被现实所困所缚,才得解放超脱,广大自由,置之局外物外,高瞻远瞩,成为大用之用,方向指针之用。简言之,若说现实的“有用之用”,是实用小用,是生存之基,让我们活着;那形而上的“无用之用”,是虚用大用,是生命、人生之道,让我们生活着。诗人陈年喜有句话,“生存与生活是不相同的两个场,二者相邻又十分遥远”。

若说这世界上的人有什么不同,或许是,平庸者只知向外部世界点滴索食;崇高者却向自我内心灵魂不断掘深。

这个世界注定了大多数人一生都在现实世界里劳碌打拼,两脚两腿深陷在现实的淤泥中,不得脱身,但无论如何,还是应当感激和庆幸,这个世界还有,“人类精神